



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五

表志上

班史之表不及遷

別集

昔邵氏論班固表志之優劣謂遷作歷代史表志當者歷代固作

漢史表志不當者歷代嗚呼固之不及遷者豈止是哉作歷代固作

人物表食化貴壽志當固著歷代之人固作夫子長負邁世之氣登龍

門探禹穴探搜異聞網羅往史合三千年事而斷之於五十萬言

之下措辭深寄興遠抑揚去取自成一家如夫馬駿足步蹇不凡

不肯少就於籠絡彼孟堅摹規倣矩甘寄籬下安敢望子長之風

耶夫表者興亡理亂之大略而固之表則猶譜牒也書者制度公

革之大端而固之志則猶案牘也且遷之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

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如高帝五年韓信王楚英

布王淮南盧縮王燕張耳王趙彭越王梁韓王信王太原吳芮王

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強而同姓未有封者也如高帝六年高祖

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英布王淮南盧縮王燕張敖王趙彭越

王梁高祖兄喜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與同姓強弱

亦略相當也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  
觀一時之得失如高祖功臣年表高祖功臣侯者一百四十二至  
文帝之出存者一百二十五至武帝時存者七十一則時之守先  
典待舊勳孰得孰失皆可矣如惠景間侯者表建元之後存者  
二國太初已後又皆國除則時之政事孰緩孰急皆可矣所以  
功臣所當考之如建元以來侯者表元光元朔元狩以後不以  
奴則以南粵則知時之用兵戰功居多矣按建元以來侯者表元  
光元朔元狩以後不以奴則以南粵則知時之用兵戰功居多矣  
如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元光侯者七元朔侯者一百二十七則  
知時之分封侯子施行次第矣按建元以來王子侯者七元朔侯  
者一百二十七元狩侯者二十五  
元知侯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大事為主所以觀君臣之職  
分如高帝元年大事記沛公為漢王之南鄭還定雍而相位書蕭  
何守漢中御史大夫位書周苛守滎陽高帝九年大事記未央宮  
成置酒前殺帝奉卮上太上皇壽曰今臣功孰與仲多而相位  
書蕭何為相國御史大夫位周昌為趙丞相則君臣之職分或得  
表志上

或失皆靡靡可見矣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彼班氏之表何  
如哉侯表徒列子孫世數之繁官表徒書公卿拜罷之日是特聚  
諸家之譜牒耳未聞有發明一代之意也且諸侯年表曰異姓王  
者曰同姓王者遷則合而為一正以明漢初親疎相錯之旨固廢  
年經國緯之制徒以一已之見乃以異姓同姓分而為二則天下  
大勢何觀焉按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功臣年表曰高祖功臣侯者  
曰景惠間侯者曰建元以來侯者遷則折而為三正以明一時行  
封異同之意固廢國緯年經之制徒以卷帙重大之故乃以高惠  
高后文與景武昭宣元成析而為二則當世得失何驗焉按漢興以來  
功臣年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斷自建元蓋是時  
始行分封之典遷意正有在也固則起於高祖且謂聖祖建業以  
廣親親殊失王子侯表之本旨矣按史記有建元以來王子侯者  
表按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載九卿百司  
蓋漢興將相權重之故遷意正有寓也固則以將相混於列職之  
中且不記大事以為主殊失將相名臣表之本旨矣按史記漢興  
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百表先大... 固於諸表之外自出新意以為古今人表意有抑揚之深義然徐  
效是書其失猶甚范武子即士會也丘明之傳春秋明矣而表既  
書士會又書武子左傳范武子本士會故古今人表以計然為范蠡所  
范蠡所著之書言然其計也後古今人表以計然何考訂之不精  
耶况表名古今不言漢人顏師古以未及言今非也固固作古今  
及今而卒蓋西漢公卿傳及東都雲仍猶在固為漢人畏避閣  
筆亦猶張湯之後有大司空純者固以純之故不以湯為酷吏然  
則固之敢於論前代之賢否不敢論當代人物正為此慮遂避忌  
而不直書噫作史而不直書果何取於史哉元城曰西漢酷吏傳  
固史有深意范武子之後至東漢猶盛有恭侯純者固位至大司空  
班固不入酷吏以純故也此氏之純已久而亦不入何也固位  
張一等入也若令湯獨入列傳則世得以  
議已并賞杜周此子產立公子夷竟也

表志下 班史之志不及此

此段連上

且對禪之書何為而作也自武帝有求仙之惑今日用方士明日

表志

遷祠官溺心於虛無之境而不自知子長欲救其失其首雖曰自  
古帝王何嘗不封禪而其贊乃云究觀方士祠官之意子長之意  
婉矣史記封禪書平準之書何為而作也自武帝有征利之惑今  
日禁鹽鐵明日置平準留意於錐刀之利而不自知子長欲箴其  
非往往拍言汝羊致利之由子長之言深矣史記平準書其著律  
書也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觀其論文帝事浩  
漫宏博若不相類徐而考之則知文帝之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  
民氣歡洽陰陽協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其知造律之本矣碑書  
帝曰兵凶刑重所願謂百姓處方何今句  
奴內侵且通和通使云云可謂和樂者乎其序曆書也不言太  
初而言古曆不言八十一分之術而言九百四十分之法觀其在  
元封間議造漢曆號為太初其術最驗遷書置而不取蓋古曆之  
失以其朔餘太強而至於後天乃改新曆而後天之失尤甚於古  
曆此遷所以不取太初日分之法其知作曆之法矣前律曆志武  
天中大夫公孫卿造太初中司馬遷等言曆紀廢帝元封七年  
秦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得大初本星度新正以造  
漢家太初曆其法以律

史記曆書只言古曆法云云書天官則初言春秋星隕而十分為日法即不載太初曆云云五伯代興次言漢初日蝕而諸呂作亂又次言元光元年狩蚩尤旗見而兵師四出正以警時君修德修政之心天官書云蚩尤旗見而天子微五伯代段云云諸呂作亂日蝕野天光天狩蚩尤之旗書見則半長天其後京師太上修德其以知歷代水利之由河渠書於禮書載禮論於樂書載樂記非蹈襲舊文也漢承秦滅李之後百氏蜂起天下知有衆說而不知有吾道知有新制而不知有古典所謂禮論樂記之書誰其講之迂乃取而載之於書非有高世之識不能也彼班氏之志何如哉迂所謂天官而固更曰天文夫兩曜之運行羣星之錯布此非關於漢之一代者而固編於國史施於何代而不可編次果奚益乎之通切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必欲之因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區綿長故書有大官論者竟志其說因循積復以天文作志無從事而入後書

表志下

律於曆似也然攷之志既言元豐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在建星又云星紀中牽牛初冬至夫建星在斗十二四度之間其與牽牛初相去蓋十餘度不應若是之遠此雖漢曆之未精而固獨無一言辨之何耶律曆志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在建星初斗十二度中牽牛初冬至合禮於然攷之志禮樂之制固詳於史記而於禮多闕而不詳長樂朝儀此漢初禮典之大者但言其大既而巳又何耶見本志易封禪曰郊祀而不載原廟薦新之事叔孫通傳宗廟迭毀之議韋元成傳母乃大簡乎易平準曰食貨以弘羊均輸罔民之術而比成周泉府之法論志齊曰易林哀多益寡林物平施書云慈惠有五分母乃大繆乎此猶可也固於八書之外自立私見以為地理藝文五行刑法之四志意有去取之高識然孰究之而亦無足取其論天子之行幸而不計里數之遠邇邵氏議其志地理之疎間見錄武帝自三月出又觀燎西又歷北邊又至九原五胡還其論儒者之學術而至與農雜而分峙李氏譏其志藝文之陋李清臣文選之自序嘗分

儒者之道法陰陽名墨耕家農家分時而齊驅鳴呼固以為其引  
書失宜者四其敘事乖理者五劉氏駁其志五行之錯通論漢史  
五行志其錯繆者四科一引書失宜二事年二不兩班氏引書  
四占季不精駁其章誤者有十三條如文公二年不兩班氏引書  
文公自大政立陽之編知幾以為求諸人事理必不然疏其引書  
失宜者有四一史記左氏文相併二春秋史記亂難別二委  
定春秋言九定休四書名夫取所記不辨其敘事申理者有五  
一徒發首端不副證驗二虛編古語論爭不終三直引特論竟无  
他述四科條不整尋繹難刑一志既曰大刑用甲兵則兵猶刑  
也而又詳於刑畧於兵一代制度漫無所考如城下之役孔將軍  
左費將軍右淮陰當其中陽敗以誘之兩將軍從兵淮陰復乘之  
此兵家致人之術羽所以敗者由此而固惟曰圍羽城下曾不見  
其所以能勝者微遷者之後人將何所考哉抑又論之遷史固優  
於漢也然功十而過一遷史亦不能無失孟堅誠不及子長也然  
過十而功一孟堅亦不為無得且三代出表誠能推百世之本支  
然伏羲神農皇帝為三皇少昊顓帝高辛唐虞為五帝遷乃首黃  
帝而遺義吳名曰五帝三王之記其失一也見三代出表律書誠  
能推上生之損益然遷之黃鐘九寸蓋以九寸為分以十分之寸

表志下

約以得八寸十分一而乃謂之七分一其失二也律書云烏可以  
遷之得而不議其失哉王子侯表例不稱姓而下卷以姓書蓋  
元始以來王子行封權歸王氏特待以異姓之法然其感慨之  
意其可取一也漢史王子侯表上不書姓下云云云食貨志本言財  
利而歷載張湯較文窮治之法蓋武帝欲興利源先施嚴刑而湯  
之慘刻不志於刑法志於食貨其原其用刑之由其可取二也餘  
志自公孫弘以春秋之法生而發務治窮治之微用矣烏可以  
固之短而不取其長哉此愚紉繹一吏而詳致其辨云

太元 太元學易之得失

太元果有得於易乎然劉歆朝之可謂太元嚴光謂之嚴光謂  
老蘇東坡又起而論之者難數之辨以文淺易之說如太元法  
言者是其書未足論也太元果無得於易乎然百譚稱之其書必  
傳張衡喜之張衡太元殆温公康節又從而推之元又即東坡  
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其書未可輕也愚嘗平心論之以一家  
之書而強合諸家之數此推之所以失以大易之理而參決一已

之見此雄之所以得善則存之否則去之則無特無能而諸儒亦無議矣且易有象元則有首易有爻元則有贊易之爻有象而元之贊有測以元文而準文言以攤筮規圖告而準係辭元固求合乎易也通公讀元易有象元有首爻者卦辭也首者論一有之

然易之天五配以地十元也有五而無十二元也有畫而無位初一次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六爻七爻八爻九爻

元亦不專合乎易也贊之初二以至于上九則有取於洪範九疇之數一與六共宗以至于五與五相宗則有取於洛書生成之數其為首八十一則黃鐘之天數寓焉其為贊七百二十有九則十二辰之中數寓焉泰中之數二十六其用三十三而虛其二則太

極函二為一之數泰積之數始於十八終於五十四而合於七十二此則商社益一上生之數前詳此猶可也六日七分之數唐一行所深非而子雲自中至養則而效之而未敢亂其叙子雲自中至養則而效之而未敢亂其叙

而子雲自中至養求而合之而欲應其度初詳其度疲精竭神於占候步推之末噫亦勞矣疲精竭神於占候步推之末噫亦勞矣

至於坤皆六日爾而有陰陽之辨極其始終則至復與始皆七日焉是蓋天道之自然而復卦之所以善言天道者也而孟喜乃以私意附會之其說曰去坎離震兌以分主二十四氣而六十卦之交乃當二百六旬之數又自七分推之則其為數四百二十分每以八十分為一日則為五日四分之二而可以備其周天之數以中學為爻至用事之始故六日七分而復受之果何者而合於七日果復之義也至大元之書始於中終於養凡八十一首以一首

當四日有半而其所以主者乃三百六旬與夫四日之半又以時贏  
二贊而足其閏之數而六日七分之二說與焉是固有取於喜之說  
也抑不思六日七分之二數果可合於七日來復之義乎借曰大  
元以虛三起數而七日之數止於六日七分則一日八十分之義  
果何義乎則當三百六十日又或以一卦各守其方六十分每卦六  
分故曰六日七分之二又或以一卦各守其方六十分每卦六分  
四分半又以以高贊諸半日又或以一卦各守其方六十分每卦六  
家皆以爲當四分之二一雖溫公亦然近代之曆冬至在斗二度其  
說本於戴記月令仲冬日在斗之數此亦天道自然而月令之所  
以爲善言天道也而洛下閔乃以淺見揣摩之其說曰始於十一  
月冬至夜半甲子起牽牛一度驗其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  
其數始定然自太初以迄于今朔後天三日氣後天四日冬至之  
所在差天幾二十餘度果何爲而合於在斗二度之說也至太元  
之書始於中而應於冬至之日以明陽氣之萌故中首入牛一度  
周首入牛五度至於養則始爲斗宿二十二度是固有取於閔之  
說也抑不思差天於二十度之間則四分之虧一者果能免乎借  
大元

曰嗜久必差而盈縮進退不能爲千萬世之數則探端造始者果  
能追其責乎前律曆志洛下閔作太初曆元封七年仲冬十一月  
云云又揚雄傳元二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五十四  
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古太初曆相應又通公注太元以爲  
五十分實於四分之二一在太初爲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二  
每首入牛五度養首入斗宿二十二度雖然子雲泥於諸家之數  
固不能無牽合之謬子雲參於大易之學亦不可無真實之見夫  
子雲當養賢之世不事進取恬於勢利獨與嚴遵李仲元游則其  
學必有據矣夫以漢之正統而象七百二十九贊之正數以養之  
閏位而取時贏二贊之餘分此其立論關於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大義數取理耶宿何也先生曰城先儒注太元每首之引五度四  
分雙之而爲二而太元三百六十二度九贊乃此數也末卿曰  
竊乃閏位也先儒於周禮之下以爲水火之正統以象歲也韓氏以  
也分閏位者蓋身是以斷之首而得夫卦五陽去一陰之象以陰  
陽之象而明君子小人進退之義此其爲說切於造化之妙用治  
道之躰數耶理耶長編慶曆七年張惟易卦蓋剛陽以失陰柔



習象也。世以退。昔韓愈讀荀子欲合於理者存之。害於理者去之。有道之士於太元亦云。

中說論王通可疑者四

潛虛一書温公所著也。而或謂非出於温公。温公行狀載太極一

圖周子所作也。而或謂非出於周子。温公先生手授二程者也。今

書者狃其未嘗以此圖何耶。此中說一書雖有格言而不能免後人

之疑者無怪也。夫自魯鄒教息說鈴紛紛得其傳者蓋鮮諸子之

沒自荀揚不能深入闡奧河汾至氏生於隋季動法吾夫子步武

質疑問難甚矣其類魯論也。遐想氣象亦往往如沂水泳游時矣

然所以滋後人之疑者有由也。韓愈作原道篇僅有軻死不傳與

荀揚大醇小疵之說。曾無一語齒及河汾可疑者一也。中說論王通

賦云房杜王魏諸人嘗游其門。皆位將相非忘乎木落葉本之義

者亦不見尊其師而立之傳。此可疑者二也。中說論王通

姚義京兆杜淹撫郡李靖南陽程元扶國陳叔河東成林師也面

姚清河房元廣師鹿魏謹太原温大雅穎

而受正。關子明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距通所生之年蓋百二三十

中說論

年矣。而其書乃有問禮於關生之語。此可疑者三也。中說論王通

代祖穆公曰談湯穆公曰足下高材也入言于孝文李德林卒於

開皇十一年。通纔八歲爾。而其書乃其德林請見子於長安之語

此可疑者四也。王道審子長安時揚素新交李德林請見子

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云云門人問子之口云云德林與子

於是世之議者始而惑繼而毀終而駁之。以為通之門人私為之

增益其師說。而房杜王魏之遊其門者皆無是事焉。吁。有是哉。後

作駁中說然嘗觀中序之論。閱東郊之書。而又參隋唐之史。而後

知王通之學不誣。而中說之書可信也。且退之不及於通。非遺其

人也。愈方稱孟子能距楊墨。而功不在禹下。正推明力排異端之

功。不稱之者蓋先功而後道之意。中序彼韓愈氏力排異端而

功不在禹下孟柯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子由後同道愈不

編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致猶文中子不稱孟柯道存而功在其

矣。房魏不揚其師非弃所學也。通之弟以言觸長孫無忌。王氏兄

弟抑而不用。陳叔達時撰隋史欲編世家而避太尉之權。而不敢

不傳之者。蓋閎筆避權之過。東皇答陳尚書之曰正朝

至論房子

長孫无忌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  
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不用矣季父與陳  
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隱居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  
康公亦與太尉之權歲而未出重之作書讀季父深言勤懇季父  
答書其略曰云云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蓋也黨  
逢明主願翼其道及仲父兄出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蓋也黨  
之怒聞 關生之問禮德林之請見非果可疑也特傳述者錯其歲  
月耳荀卿子遊於齊居於蘭陵近世儒者亦疑其時世以為非與  
齊宣王春申君相值謂劉向誤序卿事可也并以為無卿可乎嗟  
夫通之為道明白正大蓋扶世立教濟時行道之學中之為說議  
論問答本樂天知命窮理盡性之書蓋孔子孟氏之流派而後來諸  
公之逕蹊也議者不味其言而疑其傳不信其道而惑其人世無  
諸老大儒之論則河汾之學術沉沒寂寞不著人間安得聲名振  
揭流傳古今哉故其在唐朝也司空圖皮自休皆尊其學以考魏  
數公真其徒大書于碑以示後世而文士又有請以王通氏陪隕  
祀者使無其人容有是幸乎 見唐書 其在我 朝也柳仲塗宗之  
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中序 而伊洛大儒又稱為隱君子極有格  
言荷揚不到使無其人容有是論乎 讀書明道曰文中子本定一

附會成書其間極有 噫河汾之學不幸史失其名而起或者毀駁  
之議亦幸而世有公論而得諸儒辨明之力然又論之中說一書  
固有述作之功而不能無侈大夸詡之言固有羽翼之助而不能  
無僭擬妄誕之咎何者以董常而比顏子以公卿問答而比孔門  
之諸弟以陳思王而比季伯之遜以荀氏之二仁而比殷之三仁  
其通之自處則欲與夫子而齊驅嗚呼學步邯鄲而失邯鄲效顰  
西子而失西子何通之不量力也固宜起後世紛々之論善乎紫  
陽先生之論通也雖稱其過荷揚而咎其擬夫子雖喜其明世變  
而惜其闕大體誠確論也然則中說之書豈得謂合乎中之義哉  
嗚呼通之書其間極有 噫河汾之學不幸史失其名而起或者毀駁  
之議亦幸而世有公論而得諸儒辨明之力然又論之中說一書  
固有述作之功而不能無侈大夸詡之言固有羽翼之助而不能  
無僭擬妄誕之咎何者以董常而比顏子以公卿問答而比孔門  
之諸弟以陳思王而比季伯之遜以荀氏之二仁而比殷之三仁  
其通之自處則欲與夫子而齊驅嗚呼學步邯鄲而失邯鄲效顰  
西子而失西子何通之不量力也固宜起後世紛々之論善乎紫  
陽先生之論通也雖稱其過荷揚而咎其擬夫子雖喜其明世變  
而惜其闕大體誠確論也然則中說之書豈得謂合乎中之義哉

史未必皆通王通作中說而說未必合中  
先天易 先天之孝在心法

畫前元有易刪後更無詩此先天學也欲知大易之旨當求之先  
天邵堯夫詩頌信畫前元有易自後刪後更無詩畫前有易何  
益取畫益黃帝堯舜即後取益神農黃帝堯舜時垂卦未畫非畫前有易取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  
此心法也欲知先天之學當求之心法陳瑤中答楊中立游定夫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手是故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  
夫先天之易非康節之私意也十三卦之蘊未畫之前聖  
人已取之孔子嘗發明其旨比其源流之學耳然是學也非求之  
圖而求之心非取其數而取其中中者先天之要心者中道之主  
康節之所自得者在是嗚呼天下安有心外之學哉愚嘗即其圖  
而玩之乾南坤北與離上坎北之位不同也乾覆大有與乾坤屯  
蒙之序不同也陳瑤中云伏羲之易乾南而坤北自乾而左自蒙  
下震東而兌西與先天之序不同矣乾坤屯蒙  
康節之於易固非好  
為同異者蓋有先天之易有後天之易先天之易伏羲易也後天  
之易文王易也文王之易聖人既言之矣伏羲之易聖人未之言  
此康節開其機而發其藏也是圖也自太極而兩儀自兩儀而四  
先天易

象四象既交而成十六事六卦相盪而為六十四卦此先天之象  
也漢晉中書康節觀物云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之八卦也  
益其詩曰天地定位不泰交類山澤通氣成揅見義雷風相薄  
十四卦妙在天圖乾坤與否泰艮兌與咸損益變  
與常益以離與既濟未濟常相對是為十六卦由一陰一陽而  
為二陰二陽由二陰二陽而四陰四陽由四而為八由八而為十  
六由十六而為三十二由三十二而為六十四此先天之數也  
由一陰一陽而為二陰二陽由二陰二陽而為四陰四陽由四陰  
四陽而為八陰八陽由八陰八陽而為十六陰十六陽由十六陰  
十六陽而為三十二陰三十二陽有變象比象有感象應象故此象則寒  
暑晝夜比象則風雨露雷感象則性情形體應象則走飛草木此  
象之不一也經世書元之元日之乾之乾元之會日之月乾之  
之歲月之不一也乾之乾元之會日之月乾之乾元之會日之月乾之  
艮元之辰日之不一也乾之乾元之會日之月乾之乾元之會日之月乾之  
水火土石之不一也乾之乾元之會日之月乾之乾元之會日之月乾之  
靈雷雷感象性情形體應象走飛草木有往數來數有陰數陽數故  
往數者已生之卦由左而旋來數者未生之卦由右而轉觀物篇  
是右轉也皆未生之卦也夫易之數由兩而成矣此一節百海圖  
意陰數者起於十二陽數者起於三十此數之不一也觀物篇

可變故一年止幸十二月震陰中陰不可變故一月十二時不可  
見允陽中陰與陰中陽皆可變故日月之數可分是以陰數以十  
二起陽數以三十起而常有乎三六也按經世圖元之元元之會  
四十二三百二十一也元之運二百六十此陽數三十也元之世四  
歲十二萬九千六百此又陽數也然數之起者不出乎中中之主  
者不外乎心即中而言數即心而言中見則先天之學得矣不然  
而中外而求象數於心外而觀休咎吾恐先天之圖皆陳迹經世  
之書為考數豈足與論康節之學哉陳確曰先天之學心法也其  
故以主極為考數之書耳愚故曰不知性學不可言大極之圖周子太極圖陰陽  
又初無生身之可言是性之本也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不知心法不可談先天之易而世之議者且曰司馬文正與康節  
素善者而未嘗言及先天或疑其學之迂闊見錄司馬文正與康  
天言及未嗚呼康節謙退君子也蓋不肯以平日所長求術於人正  
傳温公而不及潛虛之意何疑哉溫公新狀舉世之議者且曰是  
圖康節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夷陳希夷  
才辨之才長康節先此工或疑其學之誕嗚呼希夷有道之士  
也故以易學流傳於後正濂溪得希夷神穆大極圖之意何害哉

明宏通書序周茂叔傳大極圖於  
復陰陽之消長邵康節問伊川曰今年杜鵑之兆而推地氣之去  
留世道之盛衰其有關於世道也如此或首至於迂闊議之吁亦  
妄矣康節步天津橋聞杜鵑不樂客問其故曰各陽舊  
元杜鵑不一二年前人為相天下多事矣  
授經論儒主授經之謬

嘗謂漢儒有明經之功而不無泥經之失有授經之言而不無假  
經之過夫聖人六經與天地並正為立民極之地而後儒反假托  
以文姦援引以濟私是先王學術反為禍天下之具也且漢自中  
世以來上以表章而自任下以授受而名家朝廷之上非經不能  
立事縉紳之間非經不敢建議賈指之請勿擊宋庠王商則曰經  
義何以處本傳龔勝之奏王嘉公孫祿則曰君議無一所據王嘉  
傳一時君臣相與從事於經學之間意亦善矣如董仲舒以元年  
謹始之義而勉時君之初政董仲舒傳雋不疑以蒯瞶出奔之事  
而辨一時之疑獄雋不疑傳以此立論豈不為聖經之幸惜其考  
究之不精講明之不熟往往以詩書為發冢是則可嘆也已自今

觀之來歸自京。我行永久，詩雖有是言，而無關於邊功也。乃援之以訟陳陽之功，陳陽，漢何遜也。乃眷西顧，此誰與定？詩雖有是語，初無關於郊祀也。乃取之以定南北郊，何鑿也？康衡傳：推遜卦不效，以必考課不可謂無得於易。然房之法煩碎已甚，人皆能言其非，豈必得推卦而知其不行乎？京房傳：用咨十二牧而罷刺史，不可謂無得於書。然刺史之法，以卑臨尊，正上下相維之意，豈可淫於十二牧之法而罷之乎？何武傳：古者夷狄來朝，坐之國門之外，丞相霸，接荒服之義當矣。而或者乃假長發之詩而從單于於諸侯王之上，抑何與經矣也。蕭望之傳：古者天子之於丞相，右坐為起，左坐為下。而况於百官乎？同尊上公之說，當矣。或者意慢丞相，乃托尊上人之言，以自文，抑何背矣之甚也？消勳傳：甚者欲附議，臣則援其不語怪力亂神之言。張禹傳：欲行權酷，則援其有酒酌我之文，欲奪其利，則援周禮五均之法。王莽傳：是又借聖經以為殺人之術也。雖然，漢儒固有過矣，而過亦不先也。自左氏以賦詩之語而定人之禍福，以占易之言而論事之吉凶，於是詩流入

於五際，專持子午卯酉以驗人事，易流入於五行，專類淫巫瞽史以決疑心，推波助瀾，漢儒尤甚。是左氏作備之過也。且秦繆之享晉文賦，六月以見意。夫六月宣王北伐之詩也，重耳何足以當之？晉襄之享晉文也，賦菁莪以見意。夫菁莪天子養育人材之詩，文公何足以當之？垂隴之後，鄭伯所以享趙孟也，七子從鄭伯以寵其禮。趙孟請賦詩以觀其志，不知伯之汰侈已盛，雖愚夫亦知其必亡。豈待賦鷓奔之詩而後見哉？昭元之會，鄭伯所以享三大夫也。趙孟賦匏葉以為之倡，穆叔賦鵲巢以為之和，不知死生禍福，雖聖人亦歸之命而不敢必。豈必因賦詩而言不復此哉？夫左氏述賦詩凡六十有六篇，而合乎專對之義者止於審俞辭湛露彤弓叔孫豹如辭肆夏元侯之二事焉。其餘皆斷章而不能合聖人之道也。並左傳：如觀之為卦，先王所以觀民而設教也。左氏執其說以驗陳氏之得政，離之為卦，先王所以繼離照乎四方也。左氏衍其說以符晉侯之必敗，叔孫婁賤賊於家臣，是其見善之不明。爾左氏取明夷之占以附楚丘之妖怪，南崩家臣而君圖是其用

心之不臧爾左氏取黃裳之義以成惠伯之先見夫左氏述卜筮者三十有二而有功於名教者止於兩劑之事焉其餘皆附會而不能合三聖之法也並本傳晉范甯謂左氏失之誣者豈不驗歟范甯謂左氏二屈而嗚呼左氏親見聖人者也且穿鑿附會而不合之罪而罪左氏也 國朝以經學淑人心名儒以經學扶名教未嘗不講經也而不聞有鑿經之失未嘗不據經也而不聞有假經之名有合乎經則施於議論之間不合乎經則不注於章句之末此正善詩不說之意也講月令而明奉天之事范祖禹講月令聖畏天者莫如仁宗願講春秋而發尊君之首宗訓述英閣講春秋於將王室尊君道左氏說異不其論禹貢也戒人王之貪心孝宗若公穀之質宋綱曰誠如聖論其論禹貢也戒人王之貪心時林趨而不敢附會其說恐滋君上封禪之侈心矣多因范祖禹講王制曰古人附會為封禪皆秦漢之廢錫王勇智此仲虺之誥也不敢敷陳其旨後心非古者首方之廢錫王勇智此仲虺之誥也不敢敷陳其旨

恐啓君上黷武之忍心矣神宗朝呂公著講天子乃錫王勇智上曰救民故以智勇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是雖不神武而不殺者時上富於春秋故公以好勇黷武以戒是雖不求合乎經之言而深合乎經之道豈若漢儒之陋哉切嘗論之周禮一書為生民立極為天下開太平此周官之本意也至和中有以荒札緩刑之說勉其君者和元年講周禮大荒大札則薄征民當歲歉則救之不亦甚乎熙寧中有以布法象魏之法誣其君者呂惠卿進講言先王之法自一年變法者如正月始和布法如公曰布舊法是二說也同出於周官也一則勉之以恤刑之心也何名為變法 是二說也同出於周官也一則勉之以恤刑之心一則欺之以變法之失其得失可鑒矣易之一書貴陽而賤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此周易之要法也皇祐中有以鼎卦覆鍊之說諭其君者皇祐三年講鼎卦上問九三之象施於人事如何楊安國重非覆鍊故足慶曆中有以需卦燕樂之說啓其君者慶曆二年折而覆鍊故足慶曆中有以需卦燕樂之說啓其君者慶曆二年人會元記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時占所直卦以推吉凶慶曆二年陸下類出其體上駭其言斥之是二說也同出於周易也一則戒之以用人之道一則諛之以縱慾之非其誠偽又可見矣嗚呼可

不戒哉可不戒哉

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五

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六

擬經論儒生擬經之僭

華黍之補亡欲繼乎詩也君子不之

晉東晉補南朝白華詩而黍白庚宗白由佛六詩而

老杜一集本以五言為體山谷謂有三百篇之旨

山谷謂詩如元飛一節點鐵成金有三百篇之旨湯征之續關欲續乎書也君子不之取湯征補而

孔明出師一表本以表而自名東坡嘆其與伊訓論命相表裏

伊訓論命相表裏大抵得聖人之意則自然暗合於道泥聖人

之言則往往反矣於經况國風雅頌渾厚醞藉韻之如秦黃鍾大

呂商盤周誥幽深簡古讀之如登九折峻坂儒生學士無聖人萬

分之一而欲效聖人之所迷噫亦妄矣東晉補詩俳優之戲舜耳

居易續詩冠巫之步禹耳此愚切嘆夫後之擬經者皆侮聖人也

且六經何為而作哉蓋夫子接三代之後有典謨訓誥之文有禮樂法度之善天地陰陽之蘊已露而未顯三綱五常之道幾墜而未振於是刪詩定書制禮作樂係周易作春秋聖人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也彼王通何人哉既續詩矣而又續書既元經矣

而又易讚既禮論矣而樂論然曹劉沈謝之句安能合鹿鳴四牡  
大明關雎之旨七制詔志策議之文安能合堯典舜典禹謨伊訓  
之義見下達者與幾守者存義果序卦雜卦之蘊乎中說問易至序  
難曰大哉時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至皇始之帝晉宋之王果  
獎周室尊中國之筆乎同上子曰元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蓋天  
忘中國穆公之意也齊梁陳之德行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  
代夫和之力也。又魏相篇論春抗抗王而尊魯其亦周之所存乎  
其亦天命之所歸乎禮之論樂之論果能推明先王政化之意乎  
魏相篇論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延禮樂論後然以王氏  
六經自名此特效西子之響耳通之意猶未也中說一書酷類管  
論以董常比顏子以公卿大夫比顏曾門弟而其心則以夫子自  
尊通之意正如歐陽永叔自擬韓昌黎而以梅聖俞擬孟郊也嗚  
呼安得後人不以六經奴婢請之哉晦翁語錄問王通病如何  
可為用故便要用周公底事業不得則急退去上書要與太平及知時勢之不  
多禮樂法度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  
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慶典漢訓誥有其慶禮樂法度乃欲取漢  
魏以下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為續書詩則欲取曹劉

沈謝者為續詩便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實是夢道聖自漢以來  
記今之稱可觀者不猶數个如高帝求賢詔金好已為不絕文帝  
此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問景素誓也無曾劉沈謝之詩  
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開辟樂也無可尋為四句古  
詩者但多稱頌之句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人如何有雲英賦第  
獲武之樂如故如何有伯夷周公制禮之禮他只是急要個孔  
子又元証佐故雅野我個人未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定便顯得  
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孝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  
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教有二仁他使說荀氏有二仁又說  
這我个公卿大夫來相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前說  
亂自要個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梁王通便是如此王  
亂把別人來為聖子為賢然借經之罪不特一王通也世無君子  
之論則蟬噪爭鳴蛙尊自居皆得侮聖言矣子雲之太元蓋準易  
之象數也易有太元則有首易有爻元則有贊易之爻有象而元  
之贊則有測溫公讀元易有象元有首象者卦辭也首者統論一  
易也易有九言元言元言元言元言元言元言元言元言元言元言  
德井中首九贊元言元言元言元言元言元言元言元言元言元言  
於名而作也此後世所以有吳楚僭王之譏焉嗚呼畫前元有易  
何侯雄之贊哉即康節詩頌信書前元雄且不能逃君子之議則  
京房之卦氣事候寒溫風雨元嵩之元包後周備元嵩作元包唐  
注一行之大衍唐僧一行皆謬也屈平之騷經蓋勸詩之比興也



以香草比君子以龍鳳比忠正美人以喻時君惡鳥以况小人序楚詞章句以龍鳳比忠正美人以喻時君惡鳥以况小人

然而作也此或者所以有異經典之誚焉劉總云嗚呼刪後更無

詩何待原之傲哉見上原且不能追後世之譏則王褒得賢之頌

漢王褒作聖宗元平准之雅柳宗元皆妄也吳越之春秋

魯一篇聖人且不得已繫於帝王之後况後世乎世儒論後之學

者借擬聖經正如兒曹歛容危坐以效老成拜伏跪起以效宿生

言氣象大不相類也雖然聖經之名固不可擬而所述之道獨不

可孝乎聖經之躰固不可襲而所寓之意獨不可求乎迷性命者

存乎易讀易而得性命之理雖未必曰易謂之得於易可也詠性

情者存乎詩作詩而得性情之旨雖未必曰詩謂之得於詩可也

示直筆者在春秋紀政事者在平書作史而能成實錄備故事雖

未必曰書曰春秋謂之得於書春秋亦可也石介之宋頌九篇最

謂猗那清廟之詩無以加那清廟之詩無以加此云嗚呼劉禹

錫三閣四章曾直且以黍離配之宋頌之無愧猗那也宜矣劉禹錫三閣四章曾直且以黍離配之宋頌之無愧猗那也宜矣

則皇雅之可乳舜歌也亦宜矣後山詩話龍宿孫季十竟論文康

節先天之學通氣成損見先天易其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

體而理數暗合於易噫孟子七篇之書不言易而君子謂其深於

易者以其所載者性命也王元之之太祖實錄其事直書王禹偁

實得於春秋噫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表書君子謂其合於春秋

者以其所書者實錄也史記如不表吳者或世之議者且曰司馬所著潛虛之書母乃蹈太元之轍乎曰此未必出公之手也吾觀傳公之行者不聞一語及於潛虛其意可見矣鑑公折獄世之議者又曰朱氏所補大學致知格物之章母乃效補詩之九乎曰此亦知先王之已說者吾觀章句之序自謂以程氏之說輯之以俟後之君子其意亦不敢自專矣見大孝章句序噫嘗經聖人手議論安得到後之學者妄為借經之舉蓋以是自訟云

明經唐本朝亦能得人

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此唐人之謠也唐人言進士盛於此其數難則曰白衣公卿又曰二品官此其難則曰白衣公卿又曰二品官此我朝之詩也願得忠孝狀元泊唱名則鄭備也時有詩曰焚香蓋唐之試明經者但取絕句揚雄奏有同帖試明經絕句我朝之試明經者專取記誦天聖八年晏殊言近明經試策問參其夫惟取絕句專記誦所以起人厭薄之意使講明先王之義

理始釋諸儒之議論明於理體為鄉所稱始唐人之詔高祖詔諸禮有三傳唐一經有三禮有三史有禮有三經有三舉之條也國朝之設科有三禮禮有三史有禮有三經有三有名曰經學優深見上有明白經明行修真宗祥符儀禮出身者又觀國朝嘗試經明行修舉人以經義精奧至上煩御筆親選考官以授其義其選取之意尤厚矣真宗嘗試經明行夫待之不薄選之不輕而洪儒實學亦彬彬於是科之內是故顏孔之訓五經正義訓凡百餘篇詔改為正義云德明之著

音義陸德明著治易則康子元本傳議禮則元行冲本傳談春秋

則蓋文達並本傳舉周禮則定郊祀者褚無量也舉詩禮以對祈

穀祀者王仲丘也並本傳他如狄仁傑許孟容徐有功皆挺然於

明經之舉本傳又第明經徐有功以季行季明經則明經何負於唐

哉崔頤正則以明經進士崔頤正孔維則以九經及

第事及第子周禮則以九經聶崇義薛顏舉於三禮之選聶崇義

上辨析經疑講明易卦則如馮原之擢五經馮原元字伯宗

義輔下折遂以為國子監直講直講宗講宗講泰封上泰封院除在院除

先列注疏後斷已意則如劉道元之應大義劉道元皇祐初皇祐詔能講經

於我朝哉愚之所憾者唐人外有尊經之名而不知尊聖人之道

聖經雜於釋老故高祖釋奠浮屠惠乘道士劉進喜乃得與徐文

達陸德明同講高祖釋奠釋奠昭隋方立義昭隋編編其要其要帝大喜帝喜三日

明一宰宰辨辨然然德德高宗已數召李元植與方士浮圖講經本傳甚至

明經一科且雜試以老子之學人主好尚如此則士之通經無怪

其所學之不純矣祝欽明之五經掃地祝欽明釋奠釋奠用用目目友友季季八八

矣元徽之之阿附匪人元積積字字匪人匪人十五十五權權明明經經所學安在耶

若我朝以經學立民極以吾道扶世教或專於明經或合於進士

雖公董不常而尊經重道之意千載一日也熙寧四年熙寧除除律律專

科立意意奉奉制制曰曰進進上上罷罷詩詩賦賦各各占占詩詩書書易易禮禮記記

靡然化之經義各齋學者雲集有如胡安定胡安定有有經經義義經經術術

傳授學者數百有如蔡端明蔡端明系系集集有如胡安定胡安定有有經經義義經經術術

云云孫明復唱於平陽孫明復乃乃昔昔州州平平陽陽人人石守道石守道振振於於兗兗州州

道云云云孫孫明明復復唱唱於於平平陽陽人人石守道石守道振振於於兗兗州州

張子明於閩中張子明莫不以性命道德為依據以仁

義禮樂為宗主至今學者皆知有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學諸先

生之力多矣豈非我朝作成崇重之効歟武舉論論武武舉舉設設科科之之由

自周人以射御實與已有用武取士之意然未有其名爾文司司侯

武舉論武舉設科之由

武舉論武舉設科之由

武舉論武舉設科之由

武舉論武舉設科之由

武舉論武舉設科之由

武舉論武舉設科之由

武舉論武舉設科之由

武舉論武舉設科之由

武舉論武舉設科之由

至漢人以兵法召募遂有用武取士之名然未有其科爾成帝元  
有大慮者及唐人又別立一科謂之武舉而進士武舉始兩二  
焉至唐武后長安二年始立武舉之科嘗觀成周之時士之在庠序  
之間嘗從事於射矢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  
士之行同從偶則以射平時以此為教養之術三歲以此為賓與  
之地大者居則為六卿之官出則為六卿之將次者入則為比閭  
族黨之師行則皆卒兩師旅之帥是時也涵養於庠序之時選舉  
於鄉閭之日特未嘗明言用武以取士也故曰未有其名爾漢室  
武帝以良家子而立選漢武帝選良家子以爲羽林士成帝以知名而召募  
元延年詔北邊二十二郡有詔舉明曉戰陣明曉戰陣明曉戰陣明曉戰陣有詔  
舉武猛堪任安帝建元之間又有詔舉明戰陣之略詣公車元帝  
間又舉有戰陣有詔舉猛勇才力之人皆名聞西晉武帝詔曰具  
以齊武功其普告州郡有勇猛秀異才力傑出者皆名聞州縣  
必敗俄而傾沒於虜河西斷絕以隆為武威太守隆是名二三人  
皆知之甘延壽仲威外國號為賢將趙充國坐困西羌輝映麟閣

本傳甘趙本以良家子應選也馬隆為廣制車深入力戰秦涼削  
平功名第一隆本以勇猛應募也是時也示之以威武之名依之  
以功名之心尚未聞設科以取士也故曰夫有其科耳唐自開國  
諸將老死殆盡邊陲宿衛空虛之使遂更翹關負重之選而所得  
皆效悍無賴之流故其弊也坐廟堂仕州縣者以執兵為耻守邊  
疆入宿衛者不識一丁字猶幸懲其前弊更立新制開元增置軍  
謀宏遠堪任將帥之科開元大備舊制每歲孟春如明道之士  
則掌十員外其試用之法則自凡上有馬射有馬射有射有射  
禮有翹關有負重與夫身材言語之選大抵手射之科惟所衆多  
藉為天寶增置明孫兵法之科當時所取之士不為無補於國家  
故開元一舉而得裴端復天寶再舉而得郭子儀裴之事業固未  
多見而子儀當版蕩之秋祿山思明繼踵為亂吐蕃回紇輕視中  
國唐祀幾絕而復續者皆子儀勇滅定撫之功是賴出本傳是時  
也進士則取文辭武舉則取勇智故曰進士武舉始兩立者是也  
五季之末諸將大抵多務鬪力強弓勁弩以徹堅中的為奇利刀  
長槊以回鋒控銳為工而古今成敗陰謀奇計了莫識為何等事

直姦悍之匹夫耳藝祖思移其習以收其效於是盡敦諸將讀書  
史閱義理而後設武舉之科申敦諸道解送此武科之始設也  
太祖開寶元年太祖令諸道解送武舉者命自後真宗有軍謀深遠  
武藝絕倫之科咸平制也咸平三年真宗北征趙匡胤上言當於  
舉條貫焉仁宗有步射馬射策試之法天聖制也天聖七年置武  
舉一科每歲三月召武舉人試武藝先試步射一石弓力馬射七斗弓力  
策試一道合格至寶元間復詔兵部試武舉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  
定高下焉聖祖編年夫我真宗仁宗之留意是科者豈徒徇虛名  
亡實用哉蓋自當時太平全盛之後雅制科者樂為賢良方正而  
耻為將帥邊寄之名太平十年置制科其各日賢良方正直學士  
體用科蓋明由史可使從政制科者必兼為賢良方正直學士  
者徒知蹶張馳射而不知有智謀韜畧之秘富弼獻閱將議於景  
列制科或設武舉其應制科者必兼為賢良方正直學士  
武舉者蹶張馳射於卒伍所得皆委庸鄙淺蓋今重文雅以輕  
武舉於是既取武藝又取軍謀既考騎射又考策試而異人傑士

武舉

往往間出於是科之下是故景德設科之初高志寧出焉大聖改  
紀申命之後令狐挺出焉方元昊之未發也志寧請兵欲覆其巢  
穴謀不獲售元昊因以背逆伺料敵之精即韓琦請志寧可比淮  
陰其美之深矣方智高之梗化也挺教狄青以蕃落騎擣其虛實  
果取勝何知兵之熟耶再仲游謂挺觀敵制變靈度萬里外猶矢  
破的當其稱之極矣二人雖未中選不盡其用然平日開習是科  
非但區區於鞍馬弓矢之末也長編雖然今日有武學養之於未  
用之初有武舉擢之於將用之日其法誠善矣然復能意氣以感  
召之精神以招徠之或出於大臣之論薦或選於出家之傳習又  
出於是科之外可也昔蘇洵謂弓馬策試未盡可使兩制舉所聞  
方畧弓馬勇而有謀者待以不次之任蘇老泉文請為新制以革  
亦為無用可使兩制舉所聞弓馬策試未盡可使兩制舉所聞  
馬勇而有謀者待以不次之任范文正亦謂今可於忠孝之門挾  
智勇之器堪將才者密授兵畧試邊任一朝用之不甚顛沛  
日將門出將中有三五為令可於忠孝之門挾智勇之器堪將才者  
密授兵畧試邊任一朝用之不甚顛沛  
願今於有司程度之外復為一術以籠絡天下不羈之士則出是

科者可以為郭子儀不出是科者亦不失為韓淮陰而天下無遺材矣

宏詞 唐本朝設科得人

唐人嘗行是科矣而韓昌黎謂古之豪傑必慚是選韓愈謂古之豪傑必慚是選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退因取所說讀國朝亦行是科矣而揚龜山謂古人得已似不如此龜山謂古人得已似不如此嗟夫設科本得士而反以累士又果何取哉然自鄉舉里選之法壞士之抱寸長挾一藝者其肯與草木俱腐不得不奮於科目之中况潤色皇猷黼黻王言非老於文墨者誰能任之此唐人因隋國朝因唐於科舉之外而設是科未可執二公之說以議詞學也愚請先論公革之制而後及於得人之盛則知無負於人國家矣夫宏詞之創於隋盛於唐見於志選李之詳固不必論若我朝始於何時哉蓋國初有宏詞按萃科陳彭年言流內銓選人有服勤詞學科丁度程琳皆下或者此其兆歟夫是科之復蓋起於紹聖罷詩賦之時也于時議臣建言採唐人宏麗秀異之目而謂詞賦

宏詞

既罷求天下應用之文故特復此科焉紹興十一年高宗曰神宗以雅文以尺人乃設詞學一科詩其自有紀序歲終有表章露布有檄書誡頌每歲必試而所試特四題爾至於大觀四年則以紹聖為未備而改為詞學兼茂樞中請因元年應試中宏詞人不初謂之博學宏詞紹興之二年則又以大觀為未備而改為博學宏詞其除去檄書而增入制誥者大觀之法也其再復檄書而演為六題者紹興之法也雖然此公革之制也自唐以至今日其人

宏詞

唐室中興事業可嘉也唐陸贄傳中博學宏詞又贊曰贊論諫數其種五十規諫可尚也唐陸贄傳中博學宏詞又贊曰贊論諫數五十種為運昇帳便聖帝乃成策勳淮蔡強藩昇氣收功兩河

傳連中進士宏詞科開成元年權知貢奉帝曰此年文章卑弱今  
所尚差勝於前鄭章曰陛下為華文弊以正類俗而端乃能為陛  
下得人○崔元翰傳李宏詞知噫得人如唐之數子亦何有於昌  
黎必慚是選之說哉論事不及已之私則有丁度四年丁度傳  
李科待從十五其數論事君不發人之私則有李熙靖詞李譚世勤  
天下事未嘗及其私也何剛方也段少連伏閣於明道明道二年  
正大也程琳則不屈於繼明科持重不撓不屈於李繼明譚世勤  
則不附於蔡京事實何剛方也段少連伏閣於明道明道二年  
詠之上書於元符曰此詩可也後李宏詞何鯁介也噫得人如我  
朝之諸公亦何有於龜山古人得已之論哉或者又曰王涯劉禹錫  
錫本博學宏詞也而阿附匪人君子羞之宏詞科涯附李訓禹錫  
附汪秦檜本辭學兼茂也而姦謀悞國後世有憾焉宣和五年若  
是適為詞科之累而又何足尚者嗟夫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濁  
如泥自古皆不免有此然不可以一鑿而譏百冠也然嘗論之有  
宏詞之名者必其有宏詞之實矣穿貫古今網羅散失其學如此  
而後謂之博閣中肆外矢口成章其詞如此而後謂之宏上之難  
其選者所以重其選也下之疑其薄者毋乃自處於薄乎學問無  
宏詞

窮文章無盡科目不可以苟得辭祿不可以濫取是必思若湧泉  
如蘇廷頊重少差李宗平內難書委填委題所不後及氣備中和  
如許景先美許景先傳許景先傳許景先傳許景先傳許景先傳  
解事舍人文章顯名如燕許手筆望畧等故時考燕許以文章  
然後可以展詔語必敷奏機辨如新豐布衣豐初李以論議則郎  
辨通達國躰如洛陽年少前賈誼贊通達因體又本以論議則郎  
顛之於災異公卿傳順帝時次與髮見以薦賢則孔融之稱一鴉  
亦備傳孔融上疏為之然後可以為章表揚清激濁褒善貶惡莫  
大乎誠觀夫寧慰父老之心明諭天子之意則得體焉如論蜀父  
老云運幕府之機奏武功之捷者莫大乎露布觀夫馬上占辭敏  
若宿成則有法焉糖薛收條陳利害警肅邇莫大乎檄書觀夫  
千里論事若對面語則中度焉徽註馬即辨高祖曰若人每謂吾  
州陳對面語託當時之事實垂銘鏤以無窮者莫如銘必若華山  
之作高標赫世半壁飛雨之辭可誦也補衮職之將闕防幾微於  
未然莫如咸必若口戒之作室本無暗垣之有耳之言可佩也翼

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斯可以言頌荆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旣越斯可以言記李商隱所謂皇王之道盡識聖賢之文盡知然後可以為博學宏詞

堂除唐國朝公華之由

自銓曹之弊滋而堂除之法始立自叙遷之意拘而堂除之權始重又其後也堂闕稍正而堂除之事簡堂薄復創而堂除之事繁此先后沿革之由也嘗試考之蓋漢東權歸臺閣不任三公而尚書之選所由出竊命金置三公半屬臺閣晉宋而下公龍表精制晉以山濤為尚書尚書中外品員多所管擬擬晉山濤為吏部尚書居選部十餘年每官闕為題自號宋以蔡廣為吏部尚書黃散以下悉以付之廣猶以為失職而不拜蔡廣言之曰我為吏部尚書廣至謂左丞傅隆曰選皆出我乎案其然錄事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云書府尾則吏部之職上自卿大夫下自州縣之吏無所不總而宰相尚不肯於除吏至唐中葉吏部無所黜陟而後宰相得以任除用之責有敕受者旨受敕受者五品以上宰相臣奏議而除拜之旨受者六品以下吏部

得銓材授之開元初起居遺補及御官等官皆以旨授而列於選曹四年乃敕負外郎御史并餘供奉官皆以敕授而不入吏部德宗紀陸贄請令臺省有長官各奉其屬者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非以計之宰者五日詔行贄請其或言於上曰詔書同所奉皆有情故或必貨賄不得與才上憲俞贄自今改除卿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畧曰國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開元中加吾遺補御史等並列其選曹其後侍臣專朝舍命講而重已權廢宰相物其大而吏部任其小此堂除之法始立也五代之際文武諸臣考滿則遷叙遷之法遂為弊政我藝祖欲革其習故舉而委之大臣俾之進退百官總理眾職政要故事文武著於月限考滿則廷太祖籍名實實非有差自卿監而下號寄者未嘗不從自是咸肅知且之法類不常後自卿監而下號寄祿官至中散大夫始由堂除而吏部不敢專自元士而下合從常調者悉歸銓綜而中書不可侵政和三年呂開道奏祖宗故事除蓋司屬官監場坊治錢監等闕一切撥還吏部自監察御史省部以上及秘書省省官書局言議編修官堂除外餘皆歸吏部外有以任之路則自知廉取矣惟銓曹不得堂除之次故吏部之法嚴惟中書不可侵吏部之權故廟堂之權重呂端方拜平章而太宗勉以進賢為補職日廟堂之上固无虛授但能進賢退不當



便為孫職馬極訟尚書除授不公而寇萊公因而罷政事傳天子  
嚴其法大臣嚴其選此堂除之權始重也元豐間肇新官制首欲  
革一時冗濫之弊乃詔有司俾造選格凡部關之在堂者稍歸正  
于銓衡一時士論號為至公文選行狀神宗謂三代至治未嘗有  
法分品失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莫若分左右曹以掌兩選  
從之於是史部有四曹之法文臣之升朝者尚書左右選掌之自  
任幕取州縣官侍郎右選掌之武官之升朝者有元祐初年韓維  
尚書右選掌之自副尉至從或侍郎左選掌之在政府復罷選格請取繁劇之地六十餘闕竟歸中書而御史王  
陶力詆其不可正所以止觀倖而尊廟堂當是時堂除之事稍簡  
矣長編崇觀間始創堂除之簿以籍其歲月注其考任述其初  
立法以防之廟堂失論道之躰而除授日冗士夫艱仕進之路而  
奔競日長政和三年呂頤浩言近世堂除多侵注擬士人失職  
下吏部正所以養廉耻而尊廟堂當是時堂除之事益繁矣政和  
呂頤浩奏 祖宗時內列法道並付審官院流內錄堂案案則不  
多十大夫自有調官之略故亦無礙息近世堂除多侵注擬士人  
失職廉耻道喪雖然此法也蓋廟堂乃官人之源堂除非用法之  
地苟較量銖尺謹守程度自可付之有司則奚取於道揆故田  
堂除

薦人起家至二千石即勳績薦人相家至二千石武  
引用凡三十人及知口字批或當進賢在能君精整為我言之均  
即進賢於朝廷下稱得人未足多道而後世以為美談者以大臣  
職業所當然也太宗謂宰相曰中書職在進賢退不肖卿在中書  
何由盡知他人舉薦各以類進卿更密詳可否大哉帝王之言真  
知任輔相之躰矣一即一邑得良吏則民受其賜卿在中書何由  
類進卿更密詳可否亦致聖之道也冠準為相每用人才有持例  
簿以進者準曰宰相用人是安有例一為馬步指權使以例簿  
之躰矣準曰此曰朝廷用一人為馬步指權使以例簿且寅亮  
天工非賢罔又坐居廟堂進退百官然中無意必則奸惡正心無  
適莫則取舍公臧用貴密而下情貴學多門貴塞而公道貴廣惟  
清心以照群勤惟虛己以納萬微惟誠則維明定則應則以之官  
使吏工總理衆務如鑑之明水之清衆影畢陳而萬象俱見矣張  
師德以兩造王旦之門是以緩其遷王文正公曰博張師德兩請  
文顯曰師德各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  
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牙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劉安

世以不通過公之書是以驟其用温公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公  
不繼也呂蒙正之薦夷簡而不以  
為私呂蒙正為相致仕真宗問諸子孰可用夷簡之擢仲淹而不  
以為嫌呂蒙正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皆可但除舊職仲淹謝曰向  
以公事作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皆可但除舊職仲淹謝曰向  
謂曰夷簡言復以不謂事為念耶抑揚升黜惟合公道此輔相之  
體也嗟夫堂除之說天子托大臣以選擇人才無資格之拘無閱  
鍵之限所恃公心之取予耳薦賢自任方求報國對客來訪隨錄  
囊中正呂蒙庶母負大臣之責然而咨來踵至相禪於無窮寡廉鮮  
耻舉期於必得大言未必底績虛譽每多誤人諛佞類忠鯁亮似  
激異論工於先入邪說易於抵牾故陳篇獻記適以長奔競之風  
秉權藉勢無非為僥倖之舉宰邑無聞競圖院轄分教將終希望  
掌故中書之地不知崇嚴而一命以上皆得以納約於賓吏卑陬  
整拆語言周遭殊無愛君憂國之忠而動有干榮嗜進之請噫可  
嘆也雖然以先輩而處已以報國而存心旌恬退則躁求者知耻  
權重厚則浮薄自退才可用也而親離不問德可采也而資叙  
堂除

之不拘則東閣之開何患無董公之賢哉

吏部 論古今任人

選部之設尚矣尚書之有選部則始於漢後百官志成帝初置尚  
事後漢改以尚書主選事同初後又為選部尚書而為吏部則始於魏通鑑魏改選部  
云吏部之有侍郎則始於隋隋書吏部尚書一人正二品此設官之  
由也縣令以上始赴尚書則漢吏部之職前漢職傳東漢吏部  
今者數黃散而下悉委之選則宋吏部之職通鑑宋營陽王始  
十人亮曰選事悉以見付亮以語尚書諫員臺屬皆以旨授則唐開  
元以前吏部之職同上燕宗紀歷代奏曰因朝五品以下則旨受蓋  
吏部繼此除吏之由也然以歷代論之則銓綜之法莫密於唐亦  
莫疎於唐蓋網維所係不過兩端一曰試法二曰集法試以訂其  
實集以限其來也已集而試察其書判既集而銓察其身言此試  
法也唐選法唐志選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量二曰言三曰書判四曰  
皆二考唐書考法選法四曰身量二曰言三曰書判四曰  
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期以十月畢以三月此集法也  
今選者衆請四時全十九年馬周以四時為勞乃復以十月為選

至三始者制度方新人情未玩觀德考行雖未見其平生謬事考  
言猶可見其梗槩及夫仕者既眾入流益蕃偽主符告以為官接  
承他姓而應調旁坐而假手詭貫而冒名雖差涉選期繁設等級  
開糾告之令增謹犯之科較藝至用糊名命題時引僻事防禁雖  
且弊端益滋而試法壞矣同上始者真革方休人不樂仕至符後  
以速其集續食以資其行留放以時注擬斯速故應選者暫集而  
遐迹無聚糧之費合退者歸而長安無索米之勞自後集法不常  
或四時擬注或三年一集真偽易於混淆文牘不可尋勘十年不  
入官負闕莫之補而集法壞矣同上補吏負籍壅則案牘叢積為冒蒙  
直吏負為奸廢置元綱至十年不裴光庭作循資格以矯試法之弊  
不被調者散負或累歲不卒  
陸宣公立計闕例以救集法之偏然而躡級限年賢愚一弊於是  
有四十而從仕六十而未離一尉者也方試法未壞尚可因是以  
求才及其壞也一切用資格矣裴光庭為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  
限年躡級不得踰越於是久淹不取使之謂之至書及光庭不  
高以為非求才之方委罷之乃下詔曰九年人年三十而出身十  
乃得而從事更迭格以分寸為差若循新格則六十年未出一尉  
自今選人才業優異有操行及遠郡下僚各逐其類者考吏部

材觀擢之然唐人銓選不實則除名鄭善果除官不當則奪俸  
鄭綱詭冒資蔭則坐以流罪鄭綱者盛集有詭冒資蔭以去當流  
又見海峽志納賂則終於斤去崔暹傳武德以未父子同為侍御云  
法而責人下亦以入而任法其升黜進退尚有出於微文之外也  
是故有設榜引注悉有差次者裴行儉高宗時為司列太常伯始  
降為入寺具三品五府都護都有裁抑僥倖奏停糾封者李朝隱  
為吏部員外郎時出權倖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糾封其狀付  
中書侍郎宣所司執罷千四百員悉誅騰朝隱然無所  
況又宥如削李下之路李義府時為吏部尚書仍知制誥  
背之鏡而請托不得行乎高宗時人語曰李下無陰謀  
曆銓曆裁綜無弊者李敬宜為少常伯委事於員外郎張仁偉仁  
法密有偽牒詭功摘檢無遺者盧從原潘宗時為吏部侍郎  
詔功適檢无所遺銓况又有如裴馬有聲於臺閣馬載為司列少  
並掌選事言盧宋俱高於銓次而號稱平允者乎宋景曰吏部尚  
皆皆補其馬盧宋俱高於銓次而號稱平允者乎宋景曰吏部尚  
情品清并與所予奪至道用二歲關籍不能給更置冬選若  
無非所以救法意之不善而濟之以人者也國朝銓選之法不知

幾變矣其始也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三班屬宣徽院當是時  
大臣之權重而有司無與矣呂源云太宗未置樞密官三班其後也  
置審官院以分中書之權置審官東院以分樞密之權以宣徽所  
掌而歸三班院以幕職州縣考課而歸流內銓當時是大臣之權  
分而有司參舉矣實錄太宗置審官四年又其後官制之行也合  
東西審官之事而歸之左右尚書合流內三班之事而歸之左右  
侍郎當是大臣之任輕而有司專職矣蘇頌行狀神宗謂三代至  
言曹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檢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莫如  
分在左右曹以曹兩選從之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文臣之升朝  
者尚書左選掌之自初任幕職州縣官侍郎右選掌之武官  
之外朝者尚書右選掌之自副尉至從義侍郎左選掌之然權  
在大臣之時磨勳未立叙遷不行而百官遷轉惟視功績之優劣  
權在有司之後磨勳既立叙遷既率而百官注擬惟拘拘於資格  
之一定然國朝盛時條例雖主於故常而黜陟則付之長吏寒士  
寡援者陳狀升擢大中祥符五年陳堯咨判流內銓士有孤隱事  
應舉者奪考奏罷表編晉州推官奎元有私罪罷以白衣應舉取  
奏罷之奪其勞考是吏部尚得專其去留也自熙寧以來循至今日其權

吏部

一委吏部天子不之間大臣不之與以歲月久近而遷轉以名室  
高下而注授資歷高深盜跖而必予闕閱未應顏闕而不庸科目  
既升而任子亦升恩免者獲進而雜流者亦進羣需之所需者既  
予而僥倖之所及者亦予吏胥為姦弊源鼠穴並緣循習之例不  
用出入之文毛舉細數而倍實符移摘拾小節而淹延歲月其末  
流弊極矣猶不思所以變而通之乎今宜重吏部之權專吏部之  
責法之所當行者則據法以選用不害其為守法否則如唐人欲  
任牛仙客至越資而不暇顧則法豈可棄哉張九齡傳法之所不  
必拘者則捨法以進退不害其為超法否則如唐人李元絃拘於  
法而不得行則法豈可泥哉是必選法不更輕重無欺如王質碑王質判流內銓選法未嘗更或問之曰選法科條揭示奸弊莫  
備具如權衡在法者不欺其輕重何必更法科條揭示奸弊莫  
容如魯宗道仁宗判銓魯宗道知吏奸狀悉則善於守法也是必  
賢者許別論奏如寇準薦選人錢若水等為朝官長編寇準薦馬  
皆許朝官不才者則如賈黯廢秦澤之不肖長編至和元年賈黯  
為直館者官系澤在蜀三年不與其父通則善於超法也人與法而並行資  
問顯言之於朝坐廢歸田里

與望而兼用尚何患選曹不清而賢不難辨哉

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六

別集



